



谢国桢因饮冰室结缘天津

王宗征

1980年3月10日,著名历史学家、文献学家、版本目录学家、金石学家和藏书家谢国桢(1901—1982)撰文回忆自己的治学经历,文中记述了他青年时代随导师梁启超来到天津,在位于意租界的马可波罗路的梁启超寓所“饮冰室”,担任家庭教师并协助梁启超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尤其是聆听梁启超教诲的经历。谢国桢在饮冰室与梁启超朝夕相处近一年的时间,他也由此与天津结缘。

谢国桢祖籍江苏常州,生于河南安阳。1925年,他考入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等国学大师,其间发表《明季奴变考》等史学论文。1927年,谢国桢从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毕业后,按他自己的话说,“承梁启超先生叫我到天津他的家饮冰室去教他的子女(梁思永的弟弟妹妹思达、思懿等),并为中华文化基金会请梁启超先生主编的《中国图书大辞典》充当助手”。

当时,年仅26岁的谢国桢,不光

在梁启超天津寓所里教育儿童,还从事文献资料编纂工作,他一度感到“栗栗危惧,不知从何处下手为好”。然而,梁启超性情豪爽,对待学生像子侄一般,和易近人。茶余饭后,梁启超最喜欢谈天,而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使人听了忘倦。面对这位大学问家的老师,谢国桢是这样做的:“第一是不怕羞,不知道的就是不知道,不强装知道。第二是心勤、手勤、笔勤,听见老师说的马上拿小本记下来。”

在饮冰室,谢国桢和梁启超朝夕相聚,同桌吃饭。饭后,梁启超常给谢国桢和他的孩子们讲文人逸事。一次,梁启超讲到苏东坡南贬儋耳(海南)以及如何渡海的故事,而此时谢国桢并不知道苏东坡“南贬渡海”的历史,便向梁启超请教,想深入了解有关情况,梁启超便给谢国桢讲宋代“元祐党争”、苏东坡深陷政治漩涡的故事,还背诵了苏东坡的《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诗句,谢国桢由此了解了苏东坡“南贬渡海”的来龙去脉。

还有一次,梁启超心情很好,要谢国桢和他的孩子们围坐在一张长桌子旁,为他们讲汉朝贾谊的《治安策》。梁启超一面吸着烟,一面走动;一面背诵《治安策》原文,一面细细地讲解。对梁启超的博学深识,谢国桢很

惊讶。等梁启超讲完之后,谢国桢便问:“先生背得这样熟?”梁启超笑着对谢国桢说:“我不能背诵《治安策》,又怎能上《万言书》呢!”

在一个夏夜,饮冰室里的人们在院子里乘凉,楼前林荫中呈现一钩小月。清风徐来,梁启超兴致怡然。在座的还有谢国桢的同学吴其昌、梁廷灿等,谢国桢率然问梁启超戊戌变法的经过。梁启超便从容地给他们讲自己少年时在万木草堂从康有为读书的经历,并由戊戌变法(1898年)一直讲到辛亥革命后蔡锷在云南的“讨袁护国起义”(1915年至1916年),一口气讲完,望眼一看,东方已现出鱼肚白。大家散开后,谢国桢稍睡片刻,醒来又趁热打铁,根据梁启超的口述资料,写出一篇《梁启超先生少年逸事》,登载在天津《益世报》上。

到了1928年夏天,梁启超把他的子女送到南开中学去上学,又把谢国桢介绍到南开中学(高中部)教书。不久,又介绍谢国桢到北京图书馆工作。临别时,梁启超把饮冰室里收藏的、经他亲笔题字、被誉为中国“法帖之祖”的宋代《淳化阁帖》影印本送给了谢国桢,以作纪念。

从此,谢国桢带着梁启超的嘱托和期望,走上了国学研究之路。



●老街角掠影
张建文并摄

该街角位于现多伦道与河北路交口。主体建筑为二层商住一体楼房。此地原位于日租界福岛街与芙蓉街交口,底层曾为中津洋行、吉本药局等商家。照片摄于2012年11月

话里有话

由国桢

人际交往,有时会出现话里有话“绕脖子”的情形,让人琢磨不透,甚至苦恼。这类描述也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比如《红楼梦》第一百一十回中有:“邢夫人等听了话中有话,不想到自己不令凤姐便宜行事,反说:‘凤丫头果然有些不用心。’”《儿女英雄传》第二十一回中:“那知他二人这话,却是机带双敲,话里有话!”冯德英《苦菜花》第十四章:“她听出话里有话,怕嚷下去再被人揪出丑来,就咕噜着走了。”

昔日的俏皮话也有“灶王爷卷门神——画(话)里有画(话)”,这里的“卷”是天津土语“骂”的意思。本来嘛,灶君像、门神像不过是几张纸画,再怎么吵也是画。



●老口福

朱大婶熬大鱼

杨世珊

上世纪70年代,朱大婶已五十多岁了,因朱大婶是独流镇大粮商的闺女,见过大场面,自小耳濡目染很会做饭。隔壁邻居大秋结婚,力邀朱大婶出山主灶,朱大婶力辞不受,经多次商量,朱大婶答应只管做熬大鱼、炖肉两个菜。

农村人坐席吃婚宴,喜欢口重色浓的菜,讲究赤油红酱、透亮艳丽。

朱大婶心里有根,她做的可不是一般的家熬鱼,有几个细节特别值得一提。朱大婶提前一天用花椒、大料、整棵的茺荑、芹菜根熬好料水,放在一旁备用。接着朱大婶将二斤多重的大拐子收拾干净,不刺口儿,放入事先熬好的料水中,再放点盐,泡一宿,增加鱼的底味儿。不刺口儿是为了熬鱼过程当中外表不破碎,造型美观漂亮。婚宴当天天刚亮朱大婶便开始炸鱼,朱大婶儿胸有成竹,连炸十八条鱼,炸出来的鱼色泽金黄,挺括漂亮。

接下来,朱大婶另起炉灶,葱姜蒜炆锅后,放入炸好的大鱼,烹清酱,淋锅边醋,再放入泡鱼的料水,料水要与大鱼持平。虽说“紧锅子鱼慢锅子肉”,但朱大婶不按常规,小火慢烧,把料水“熬入”鱼身,让鱼慢慢回软。

鱼出锅时,朱大婶用一把特殊的铲子,形如一个带把的刀片儿,完整地将鱼盛入盘中,这还不算完事,她又提前备好的葱丝、姜丝、茺荑叶子,放在鱼身上,再用热油一浇,这时香味四溢,令人垂涎欲滴。

朱大婶熬的鱼呈深枣红色,味道醇厚鲜香,吃客齐声称赞,连连叫好。

柳墅行宫内的海棠厅,因院内百年古海棠得名,是行宫内专供赏景吟咏的雅室。其有殿堂三间,左右游廊十三间,过堂游廊六间,照厅三间。院内海棠树苍劲古朴,四时风光各具韵味,也成为乾隆驻蹕津门时反复吟咏的景致。

曲振明

●柳墅行宫沧桑录 海棠厅内咏海棠

乾隆对这座厅堂钟爱有加,不仅亲题殿内匾额,还留下三副形制、意境各不相同的楹联。第一副联语“丽日和风春淡荡,花香鸟语物昭苏”,绘尽春日融融、万物复苏的盎然生机;第二副联作“勒寒花树芳迟发,向暖郊原润逮耕”,由庭中花木延伸至郊野农桑,暗含心系农事的情怀;第三副联曰“树将暖旭轻笼牖,花与香风并入帘”,将晨光映树、花香穿帘的厅间幽景描摹得灵动雅致。

乾隆一生为海棠厅作诗七首,几乎每次到柳墅行宫,都要在此提笔抒怀。乾隆三十二年(1767),乾隆首次到访,清明未至花期,枝头只见初萌的花苞与嫩叶,他写下“一树海棠石砌边,种将百十有余年。清明未到花时节,红蕾绿萼意跃然”,百年老树静立阶旁,新芽红蕾蓄势待发,字里行间满是静待花开的欣喜。

乾隆三十五年(1770),海棠依旧未曾绽放,乾隆便转而品鉴古树枝干的风骨,在《戏题海棠厅》中感慨“两度海棠俱未开,芳姿弗睹识丰裁”,纵然无缘得见繁花,却也从虬曲枝干中领略到古树独有的神韵。

乾隆三十八年(1773)暮春,终于恰逢海棠盛放,古树轩堂相映成趣,乾隆于是作《海棠厅花正开因成是咏》:“古树对今轩,当春花正繁。美哉而弗艳,香否亦疑馨。全以风韵胜,宁同桃李论。赢他前两度,未可想无言。”在他眼中,这树海棠繁花满枝,香气幽淡,绝非桃李可比,也弥补了前两次未见花开的遗憾。

时序流转,乾隆四十一年(1776)重游时,花期已然逝去,眼前“海棠谢了人才到,无复红英点绿苔”,但乾隆并未心生怅惘,转而品读壁上历年题诗,坦言“却是壁间诗句好,不知过去与方来”,别有一番意趣。

戊申年(1788)到访,春寒未消,芳华迟暮,他见枝头沉寂、青苔覆阶,写下“东风尚勒芳华候,索莫乔枝俯砌苔。谁与较量今昔树,聊因点笔记斯来”,随性落笔,记录下此时花木的清幽模样。

步入晚年,心境愈发恬淡。乾隆五十五年(1790),乾隆作诗句“厅最斯园古,由来称海棠。底须究厥始,况亦过其芳。绿意不妨茂,红情只合忘。笑他痴滞者,却乃恨无香”,此时他不再纠结花开与否、香气浓淡,也不去深究古树来历,只安然欣赏满庭绿意,笑看世人执着于花木表象,一心沉醉在古厅老树的岁月韵味之中。

乾隆五十九年(1794),他最后一次题咏,又忆起京城南苑旧事:“南苑忆为双柳赋,旧新莫辨影含苔。海棠庭际有如是,一例春风迎客来。”昔日为南苑双柳作赋,如今又见柳墅海棠,两处草木同沐春风,相映成趣。